



山縣周南先生四笈
 辨名
 上篇



口仁13
 1.375
 /



明仁13
卷1-2

山縣周南曰藏本

縣民家藏已印以昭于周南先生之節也

縣氏家藏

辨名上目錄

道十有二則	德六則
仁四則	智二則
聖四則	禮三則
義八則	孝悌一則
忠信三則	恕一則
誠一則	恭敬莊慎獨六則
謙讓遜不伐一則	勇武剛強毅五則
清廉不欲一則	節儉二則

公正直三則

中庸和衷七則

善良三則

辨名上

日本 物茂卿 著

自生民以來有物有名名故有常人名焉者是名
於物之有形焉者已至於物之無形焉者則常人
之所不能睹者而聖人立焉名焉然後雖常人可
見而識之也謂之名教故名者教之所存君子慎
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傳曰一物純繆民有
不得其所者焉可不慎乎孔子既歿百家塗涌各
以其所見以名之物始舛矣獨七十子之徒慎守

禮本傳五者一物純繆
民莫得其死



其

其師說以傳之迨乎漢代人異經經異家其言雖
人人殊要皆七十子之徒所傳也雖有舛焉者乎
此之所失彼或存焉者亦有之參彼此以求之庶
乎名與物不舛也邗傳舊故也馬融鄭玄旁通諸
家有所替定斯有所攢併於是乎顯門之學廢而
名與物舛焉者不復可得而識矣所不傳者多故
也豈不惜乎自厥以降世載言以遷唐有韓愈而
文古今殊焉宋有程朱而學古今殊焉之數君子
者皆稟豪杰之資雄眎一世慷慨自奮輒以聖人

毛詩正以去及馬融
為周禮之註云欲省
字子有兩讀故貝載
本文然則後漢末
始窮子經為注
曲禮史載筆士載言

之道為己任焉然其秉心之銳能遑論其世哉迺
意自取諸理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矣殊不知今言
非古言今又非古文吾居於其中而以是求諸古
迺能得其名者幾希且理者莫不適者也吾以我
意而自取之是安能得聖人所為物者哉名與物
失焉而能得於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故程朱所
為名亦其所自見耳非七十子之徒所傳孔子之
道也則亦非古先聖王之道也故欲求聖人之道
者必求諸六經以識其物求諸秦漢以前書以識

大學子解物有本末解
云物者道之一節聖人
建圖而名焉可執而
有之如有一物然師
以此教之弟子以此學
之非後世漫然以義
理教人者比矣夫統
亡失其詩也非可闡
焉然其一二存焉者
如周禮鄉三物都其
大者也射五物其小
者也如左傳禮之善
物祭統夫祭之為物

孟子嘗察於庶物萬物倫於我皆是也又格物解云猶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物者先王之格言君子守之故孝經曰非先王之格言不道也詔不敢擅以其意造言也蓋自古有先王之格言猶天地有物故詔之物

其名名與物不并而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故作辯名

道十有二則

道者統名也以有所由言之蓋古先聖王所立焉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已亦由此以行也辟諸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刑政合以名之故曰統名也先王聖人也故或謂之先王之道或謂之聖人之道凡為君子者務由焉故亦謂之君子之道孔子之所傳儒者

守焉故謂之孔子之道亦謂之儒者之道其實一也然先王代殊焉故曰先王之道者夏以夏商以商周以周皆在其代之辭也稱孔子以別他人焉稱儒者以別百家焉有對斯小故君子有時乎言之非恒言也夫道也者自上而聖人之時既已有所由焉至於堯舜而後道立焉歷殷周而後益備焉是更數千歲數十聖人盡其心力智巧以成之豈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為哉故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好古好學為是故也宋儒誤讀中庸孟

由道至曰冒秦棘
朱子語在回也不思章

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率人性自然有之殊不知
當其時老氏之徒盛以仁義為偽故子思謂聖人
率人性之自然以之道耳豈謂人率己性則自然
有道乎孟子謂仁義之根於性耳善亦大槩言之
豈謂人人不殊聖人乎遂以道屬諸人人而不屬
諸聖人其究必至於以禮樂刑政為粗迹焉殊不知
知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也其解曰道者當
行之理是言也以贊道則循之可矣然亦僅足以
勸人行道之言耳由道則坦然不由道則冒秦棘

公孫世詩云造天之
未陰而德格桑土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為此詩者
能治其國乎惟敢
侮之
雍也子曰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蹈險巖蓋由焉乎是何足以盡道哉若取當行之
理其臆而言是聖人之道也則安之甚者矣果其
言之是乎孔子奚學以彼其聖人之智有何所不
知亦不思之甚也大哉先王之道若近若遠常人
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為
是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之難知也又曰吾道一以
貫之而不言以何貫之以其不可言也以其不可
言也故先王立言與事以使守之詩書禮樂是其
教也是故以顏子之知猶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而

義之道猶路也
人之所以往來也

後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若使道瞭然於一言則
先王孔子已言之萬萬無此理豈不妄之甚乎如
仁齋先生據易大傳一陰一陽而以所以往來為
解殊不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語易道也大傳又
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以變通
為言豈非易道邪何以盡先王之道乎且其言也
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也夫以意論說其精微者
取諸其臆者也其人譏宋儒而蹈其轍欲以聖人
之所不能言者使瞭然於一言均之亦宋儒之遺

亦

耳孔安國解論語曰道者謂禮樂也豈後世所能
及哉又解孝經曰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
者也施於人則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則
言自順而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久自信
應物自治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
足少取焉小得福大取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
下服其言雖淺乎亦猶為不失古意蓋先王之立
是道也其心在安天下後世焉故書曰放勳欽明
文思安安是之謂也故先王之德仁莫大焉孔門

之教以依於仁為務。故先王因人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為之才，立是道而俾天下後世由以行之。各終其性命，是其意豈欲人皆為聖人乎？又豈求使人人皆知之乎？又豈以難知難行者強之人人乎？要歸安民為耳矣。學者其思諸。○又有曰：夏之道曰殷，殷之道曰周，之道者蓋道者堯舜所立，万世因之。然又有隨時變易者，故一代聖人有所更定，立以為道，而一代君臣由之以行焉。是非必前代之道有所未足而更改之也。又非必

前代之道已為至，而我故更改以欲新天下之耳目也。又非必万世因之者為道之至，而隨時更易者為次也。乃一代聖人有所前知，數百歲之後而以此維持世運，使不遽趨衰者存焉。自非聖人之智未能與知其所以更改之意者也。凡諸雜見傳記者如某善某未善及夏忠殷質周文類皆孔子論禮樂之緒言，亦以其時言之。其時正值制作之秋，故也。非孔子優劣其道焉。如告顏淵四代禮樂亦學者以為万世不易之制者非矣。

易說卦傳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

也

○又有曰天之道曰地之道者蓋日月星辰繫焉風
雷雲雨行焉寒暑晝夜往來不已深玄也不可測
杳冥不可度方物資始吉凶禍福有不知其然
而然者靜而觀之亦似有所由焉者故謂之天
道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旁礴不可窮深
厚不可盡方物資生不為之焉死皆歸藏不為增
焉親而可知而有不可知焉者徐而察之亦似有
其所由焉者故謂之地道皆因有聖人之道借以
言之耳

禮記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

○有曰小人道長曰戎狄之道者皆以其所由成俗
自似有一道故言之

○有曰善人之道曰無改父之道者亦言其所由耳
不必先王之道凡其意以此為道而由之者也

○有曰是道也何足用臧者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
也故雖一言半句亦稱為道耳

○曰一變至於道謂先王道行之世也曰可與適道
謂身合於先王之道也

○曰至道曰大道尊先王之道之辭

○曰志於道曰朝聞道曰天下有道曰國有道曰國無道曰無道之君曰就有道而正焉凡單言道者皆以先王之道言之無道者先王之道全亡也有道者不必全有也如有道之士以身有道藝言之先王之道在外六藝亦先王之道也故古以道藝並稱大小之分耳雖其人有德然不知先王之道則不得稱有道之士後世道德之名混矣學者其審諸

○曰大學之道曰父之道曰母之道曰臣之道曰子之道曰神道皆先王之道以其別言之

○曰獲於上有道曰交朋友有道曰生財有大道皆謂術也術者謂由此以行自然不覺其至也如民可使由之有此意蓋先王之道皆術也是亦特以其別言之又如詩書禮樂為四術亦謂由此以學自然不覺其成德也及於後世詐術盛興而後道學先生皆諱術字如荀子有大道術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其時近古猶未諱術字者可見也如曰要道亦要術耳

○曰達道者謂先王之道通貴賤智愚賢不肖所皆由者也它如天子之道諸侯之道皆非人人得行者如君子之道亦非民之所得行者則與此殊矣鄭玄以為百王通行之道後儒又因之而以五者繫聖人之道誤矣如達孝亦謂武王周公能推其孝達諸天下使天下之人伸其孝心故下文有父為士子為大夫祭以大夫達字之義可以見已後儒不知之亦以天下皆稱其孝解之嗚呼天下皆稱其孝何必武王周公已哉

祭士

德六則

○德者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或得諸性或得諸學皆以性殊焉性人人殊故德亦人人殊焉夫道大矣自非聖人安能身合於道之大乎故先王立德之名而使學者各以其性所近據而守之脩而崇之如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及傳所謂仁智孝弟忠信恭儉讓不欲剛勇清直之類皆是也蓋人性之殊譬諸草木區以別焉雖聖人之善教亦不能強之故各隨其性所近養以成其德德立而材

成然後官之及其材之成也。雖聖人亦自不能及者。如后夔之於樂。禹之於行。水稷之於藝。殖皆堯舜所不能及也。故孔子之於七十子亦因其材而篤焉。如告子路以勇。曾子以孝。可以見己及其德之成也。如四科及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可以見己。其所以養之篤之者。則在禮樂焉。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論語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謂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為成人。

也。成人者成德也。文之者謂德成而有光輝也。非自外傳丹牒也。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眾德也。聖人之心。豈不欲人人兼眾德乎。書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則大夫諸侯之德。不可以汎責人人者。審矣。是上古聖人所以立德之名以教人也。朱子解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夫道者先王之道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其德未成。安能行道乎。是其意以道為當然之理。故有是解。己且德固不可離。

徒
心而言然僅以心言之烏足以為德哉鄉飲酒之
義曰德也者得於身也朱子意謂不言心而言身
猶淺矣不知古言之失耳古無以身心對言者凡
言身者皆謂已也己豈外心哉孟子曰其生色也
晬然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狀德之
言也豈得於心之謂哉夫徒巧其言令其色固
不可以為德然徒得於心其失均焉且不以禮樂
而以心是謂之不學無術焉不知循先王孔子教
化之道故也如仁齋先生以知德自負乃爭性與

仁義禮智宋儒以為性仁齋以為德

華論四端治病之德以
喻擴充而致德雖有
性之初與長之後之殊
其歸重於性者宋儒
仁齋一也

為政以德之類

賈誼傳借父穰鋤慮
有德色

德之名耳亦誤讀孟子而至謂擴充四端以成德
則與朱子何別既不屬諸先王又不知德以性殊
彼謂如藥有治病之德如火有烹飪之德是其所
爭在全於養之後與全於性之初已故其所謂德
者皆當其未成而言之有名而無實亦宋儒之歸
哉
○有曰以德曰尚德曰知德曰德不孤曰懷德曰好
德曰亂德之類皆指有德之人也
○又有對怨而言者如曰以德報怨曰有德色皆指

爾雅釋訓曰式微式微者
微乎微者也註言至微
禮記聘義為食章曾子
問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譟也可食註微與藉
言細故末節

恩惠而言之

○達德者謂德之通久人皆有之者也子思此言本
於孔子所謂君子道者三然亦以夫婦之恩不肖
所與知能行言之則微乎微矣豈孔門之舊哉因
子思有此言而孟子又言仁義禮智人皆有之皆
所以與老氏爭仁義之非偽也而道德之名奈焉
思孟皆以闢邪說為至所以失也學者思諸

○至德者謂德之至者也孔子稱泰伯以其讓稱周
以其恭書以允恭克讓稱堯其為至德可知已然

自非聖人之恭讓則未足以為至德焉泰伯之讓
以天下周之恭以天下是其所以為至也以孝為
至德者以其為仁之本也周官至德者謂聖人
之德為萬世之標準也敏德者謂德以性殊者也
○明德者顯德也謂其德著明衆所昏見也故多以
稱在上之德焉左傳成鱗引詩其德克明而釋之
曰照臨四方曰明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
對曰敢不秉受君之明德官之奇曰若晉取虞而
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臧文仲曰先王之明

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大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堯之則頑，舍之則隳。傲狠明德，以亂天常。胤武仲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是平仲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施其惠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是皆泛稱君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子魚曰：桀有昏德，鼎遷于高，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天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劉子曰：美哉。

論先難而後獲可謂仁
國語見利不節，又君且仁，不且稱

又 仁者已發立而立人
又 克已復禮 金尹子文 陳文子 孫武

又 孝弟為仁之本
又 仁者人也 親之為大 一言如有益仁，又恕乎
又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果實信而思 上卷同
又 其言也初 剛毅不訥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又 出門如見大賓，入如見大君，色溫而厲，視之無見，聽之無聞，心無所定，言無所辱，行無所苟，及已，言必信，行必果，見利義則取，見害義則避。

君子篤親親，則民莫不仁
一家仁，一國興仁
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
周禮六德：知、仁、聖、義、忠、信
知：知仁，常天下之達德也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禹奇，覆國，夫子稱仁

之

知言之朱子虛靈不昧，主心學古所無也。仁齋先生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為解僅足以解中庸。詩：我懷明德，而己皆求之。太深之失也。左傳：非僻書，二家未之考，果何謂也。

仁四則

○仁者謂長久安民之德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天地

易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章句：諫右，知人在安民。

下繫：絳天地之大德曰生。

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大史克曰：顯而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莫之則頑，舍之則隳，傲狠明德，以亂天常。武仲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晏平仲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施其惠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是皆泛稱君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子魚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天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劉子曰：美哉。

此處有殘留之文字，多為模糊之墨迹，難以辨認。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皆汎稱聖人之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然亦以其德顯明，衆所皆知言之。朱子虛靈不昧，主心學古所無也。仁齋先生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為解，僅足以解中庸詩：我懷明德而已。皆求之太深之失也。左傳非僻書二家未之考，果何謂也。

仁四則

○仁者謂長久安民之德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天地

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卑而護右，知人在安民。

下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

大德護好生之道 洽于
民心
大學大傳三章考
人君止於仁

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又謂之好生之德。聖人者
古之君天下者也。故君之德莫尚焉。是以傳曰。為
人君止於仁。聖人也者。不可得而學矣。後之君子
學聖人之道。以成其德者。仁為至焉。故孔子曰。君
子本仁。惡乎成名。言所以命君子者。以仁也。故孔
門之教。必依於仁。謂其心不與聖人之仁相離也。
故仁者。聖人之大德。而君子之所以為德也。蓋聖
人之德。莫不備焉。何唯仁。故仁者。聖人之一德也。
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仁。天下後世也。故

顏淵篇君子以大會友
以友輔仁

仁者。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衆美所會。卒亦何
唯仁人之學。聖人之道者。德以性殊。亦何皆仁。然
聖人之道。要歸安民而已矣。雖有衆美。皆所以輔
仁以成之也。人性雖殊乎。然無知愚賢不肖。皆有
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為之才者。一矣。
故資治於君。資養於民。農工商賈。皆相資為生。不
能去其群。獨立於無人之鄉者。唯人之性為然。夫
君者。群也。是其所以群。久而統一之者。非仁乎。安
能為學而成德者。雖各以性殊乎。其所學者。皆聖

荀子
白虎通君者群也群下之心也

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要歸安民。故君子苟不依於仁，何以能和順聖人之道，以養成其德乎？辟諸啗，久不以五穀亦瘠而死耳。且君之使斯民學，以成其德，將何用之？亦欲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諸安民之職已。故聖人之德雖備乎君子，君子之德雖殊乎皆所以輔夫仁也。且先王有聰明睿知之德，制作禮樂，立是道，俾天下後世由是為而後之。君子奉以行之，是雖有聰明睿知之德，將安用之？且先王之立是道也，以仁故。禮樂刑政莫非仁者，是以苟

中庸解曰：仁者人也，氣者宜也。皆古來相傳訓誥，假言以發其義。蓋人生有相親相愛之心，而以合群為其道。故孟子釋此言曰：言言之道也。故人之道德言也，莫非仁矣。

非仁人何以能任先王之道以安天下之民哉？故孔門之教以仁為至，以依於仁為務，而不復求為聖人者。古之道為爾。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夫道屬先王，德屬我，唯依於仁而後道與我可得而合焉。此古來相傳之說也。後世儒者不知聖人之道，是以不知仁。其說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又曰：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是其所見根於佛老，故其學主理主心。又誤讀中庸孟子而以仁為性，性人人殊，則又以

為其殊者氣質所為而理與聖人一矣是其意謂
仁者愛久然愛者情耳方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
者乎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而具于心是即仁而
心之德為爾人生之初不與聖人殊祇氣質人欲
所錮仁乃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盡氣質化則莫
適非仁矣又其意謂天地之道生生不已稟諸人
為仁故以流行見生生之意云爾又其意謂仁為
心之全德故兼義禮智信是專言之仁也其與義
禮智信對言者偏言之仁也殊不知仁者德也非

微曰孔子所謂愛亦指
能成其愛也則安之也
後儒泥孟子而心惻隱
視仁故言愛不及安之
發淵篇樊遲問

先王母民之德謂之仁
學者依此而修其德

性也况理乎仁以愛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
仁乎且孔子所謂愛久者謂為民父母也苟非安
民烏足以為民父母乎宋儒主心主性而講愛則
釋迦亦仁人耳其無安民之德則非吾所謂仁也
氣質可變乎人欲可盡乎孰德非心苟以仁為全
德豈有所謂壞德乎專言偏言豈非妄乎皆肆言
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仁齋先生乃曰慈愛之
德遠近內外充實透徹莫所不至是又泥孟子而
欲擴充惻隱之心以成仁不屬諸先王而屬諸人

所謂依乎仁也若言據
充側隱之心而致仁是
仁不屬先王而在我
也

人不知歸諸安民而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
以釋迦為仁人豈不謬乎且孟子所謂擴充四端
者論說之言耳初非語成仁之方也辟諸一星之
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參天苟使握而長之
引而伸之則火滅苗枯已假以風鼓之假以雨露
灌溉之然後可以馴致燎原參天之盛也人亦若
是焉禮樂以養之然後成仁德也不知者則謂禮
樂外物也非在我者焉是不信聖人之教而欲以
其私智成仁者也烏知風與雨露假之於外而其

功若是其大焉乎禮樂之道不知不識順帝之則
猶風雨自天祐之邪仁齋與宋儒均之不學無術
已

○有稱仁人而曰仁者如三仁以德如管仲以功二
者皆以安民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
而窮矣仁齋亦求諸心其所以異於宋儒者唯不
言天理人欲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其謬可
見已

○有稱仁政而曰仁者如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民

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及諸子問
仁皆是也大臣問政與問仁相類問政者一邑之
政也皆其人為宰而問今日所行焉問仁者一國
之政也皆為其它日或得為一國之政而預問焉
如孔子之告顏子子張直以天下言之可以見已
行仁政以脩身為本身苟不脩雖行仁政民不從
之中庸舉九經首脩身亦此意故孔子所答皆脩
身之事焉後儒不知之誤以為語成仁之方謬之
大者也夫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而已矣禮樂不言

習以成德豈外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且先
王之道本為安民立之故其言脩身者亦皆以為
行仁之本已豈徒成己哉後儒徂聞莊周內聖外
王之說而謂天下國家舉而措焉是以其解仁或
以天理或以愛專歸重於內而止於成己豈不悲
乎

○有論說道藝而曰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
又非稱仁人與仁政也乃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
察混而一之詳見下仁義

贊易尚書孔安國序贊
易道既曰因而依成曰贊
作文之體也易亦見聖
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
如禮樂人之行事不
須立定又因而考作
下聖故云贊耳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可得而學焉。故岐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故凡經所謂智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人，是也。知道者，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莫有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分也。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詩、書，言也。義之

思不知人 知之者知不知者不知是知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務民義從鬼神遠之可謂知

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再見 知人 向者愛人向仁

生而知之者上也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 上知下愚不移

左傳文 君子貴德慧術智學之謂也 子曰學不厭智也中庸 好學也乎智家語 好學則智 呂覽 文仲曰 學者知之盛者也 槐苑曰 訊向者知之本 舜大智好向 人不學不知道

孟子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我，足以知人之言焉。故下以詖淫邪遁言之耳。後儒不知道，故直謂孟子知人之言也。聽訟吾猶久也，是雖孔子不敢自道，知人之言，况孟子而能之乎？故詖淫邪遁亦好辯之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為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可得而學焉。故岐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故凡經所謂智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人是也。知道者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莫者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

此如字八通... 知先王之法言也... 入不執不... 皆謂其不知禮矣... 孟子知言亦謂知先王之... 法言則規矩在我足以知人之言焉... 故下以詖淫... 邪遁言之耳... 後儒不知道故直謂孟子知人之言... 也... 聽訟吾猶久也... 是雖孔子不敢自道知人之言... 况孟子而能之乎... 故詖淫邪遁亦好辯之過也... 然又每以規矩為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

左傳文二年仲尼曰誠文仲其不仁者

府也。知言則知義。知禮與義則道庶幾可以盡焉。不言樂者亦難其人焉。孔子稱臧文仲不智者三皆謂其不知禮矣。可見古者以不知禮為不智已。孟子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我足以知人之言焉。故下以詖淫邪遁言之耳。後儒不知道故直謂孟子知人之言也。聽訟吾猶久也。是雖孔子不敢自道知人之言。况孟子而能之乎。故詖淫邪遁亦好辯之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為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

言已知命者知天命也。謂知天之所命何如也。先王之道本於天。奉天命以行之。君子之學道亦欲以奉天職焉耳。我學道成德而爵不至。是天命我以使傳道於人也。君子教學以為事人。不知而不愠。是之謂知命。凡人之力有及焉。有不及焉。強求其力所不及者。不智之大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後儒或曰。知其所以然之理。或曰。知吉凶禍福。或曰。名利得失。毫不動心。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已知久者。謂知仁賢也。是智之大者也。書曰。

卑陶謹

在知久。在安民。是卑陶立智仁二德。以為萬世法。蓋制作禮樂者。聖人之智。而非通下者。焉然至其所以平治天下者。則不出於是二言也。雖後世之君。雜霸之主。亦非是二者。則不能成其隨分之治也。至哉言乎。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雖堯舜亦有所不能。是二者也。豈非至言哉。且先王之道。為安民設。則宜若莫大於安民者。而知久先之。孔子稱智仁亦智先於仁。是無它。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行。

易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
十卷曰卷

故也自古贊聖賢之君必言其得賢人以臣之而
其它善政不遑及之者為是故也故智之為德莫
大於知久焉祇所謂知久者世儒多謂人之智愚
賢不肖其所長其所短妍媸悉照毫釐弗遺是謬
之大者也大氏古所謂知久者在知其所長而其
所短不必知焉及其至者則必稱能知仁賢之人
謂之知久焉故樊遲不達知久之義則子夏釋之
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可見古之道為爾夫人之
知久谷於其倫唯聖知聖賢知賢人之為才相信

滕文公

從相什佰千萬則賢者之難知豈不亘乎况我不
及其賢而能知之如高宗之於傳說桓公之於管
仲可不謂難乎不爾堯之於鯀徒知其才而不知
其惡謂之不知久可乎故堯之知久在知舜而不
在知鯀古之道為爾後之學者昧乎斯義而欲悉
知其長短得失莫有所逃其藻鑒是曹孟德之所
尚耳豈古之道哉然求其所以失之則昉於孟子
邪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其意亦謂聖人之
於道率人性而立焉祇好辯之甚不覺其言有耳

子名曰條下曰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為四端之端
一端也亦謂其微者已

滕文公下公都子曰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故耳

里仁爲美曰仁不處仁而得
知者知者利仁其義相
孔子曰道二仁不仁而已矣
故聖人之道仁莫尚焉知之
而不疑是謂知孔子之教為
爾凡知者必有折衷故曰
又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
見利在者不保勉強救之
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作易
窮理盡性大乎解曰洪荒
之世聖人之道未立伏犧
氏方其時仰觀天文俯察
地理與鳥獸之文有以窮
其理而作是其聰明睿知
之德爲然

大學致知解曰古之學者
必遵先王詩書禮樂之教
服習之熟自然有以致
其知

滕文公篇曰勞心者
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中庸好學近乎知
微曰凡言近者皆為
學之方也
大學致知格物解曰致
者使之至也至生也知者
德慧術知也非世人

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曉然洞徹莫所疑惑
為解殊不知是世俗所謂智而非先王之道所尚
也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又曰智者利仁是其
意謂知仁莫尚焉不知者則又謂窮盡天下之理
而後知仁莫尚焉故宋儒有格物窮理之說又不
知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而非學者之事也大
學所謂格物者謂習其事之久自然有所得有所
得而後所知始明故曰物格而後智至豈窮盡天
下之理之謂哉苟非遵先王之教習其事之久則

所知皆世俗之知也何以能知仁之可尚乎故孔
子所謂知禮知言知道知命知人皆以先王之道
言之者也宋儒所謂格物窮理是是非非之類皆
以世俗之智言之者也祇小人役力君子役心是
以世之君子喜自用其智而不肯遵先王之道者
比比皆然故孔子每日好仁好德好禮好義而未
嘗曰好智者為是故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可見不
遵先王之道則不能成其智也學者其思諸
○孟子有德慧術知之文是古言也非孟子所創也

所謂知也德慧術知生
而後知仁之可尚焉考
身之為至善焉每天
下之物莫以尚焉好善
之所以誠也故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格者
來也至也有所感以來
之也物者先王之教之
物也段如射五物曰智
容曰主皮曰和頌曰樂

謂慧由德而生智由道術而生者也古之所謂知
者必學道術以成其德而知慧至焉格物致知是
之謂也知之不由德術來者不足以為知古之道
為兩

力之久習之熟而後所謂五物皆至焉至焉而後其所以自別矣是謂
之德慧術知六藝皆兩故曰致知在格物是格物者古聖人竭其心力
知巧之所是大學子之始教也

聖四則

○聖者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
明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古
之天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
性有所制作功侔神明利用厚生之道於夏乎立

而萬世莫不被其德所謂伏羲神農黃帝皆聖人
也然方其時正德之道未立禮樂未興後世莫得
而祖述焉至於堯舜制作禮樂而正德之道始成
焉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刑措不用天下大治
王道肇是矣是其人倫之至參贊造化有以財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立以為萬世之極孔
子序書所以斷自唐虞者為是故也三代聖人亦
皆遵堯舜之道制作禮樂以立一代之極蓋歲月
弗及人亡世遷風俗日澆以汙以衰辟諸川流滔

治不可得而挽也。三代聖人知其若是，乃因前代禮樂有所損益，以維持數百年風俗，使其不遽趨衰者，於是乎存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德，其廣大高深，莫不備焉。者豈可名狀乎？祇以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制作之上焉。故命之曰：聖人已至於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位。而方其時，先王之道廢壞已極，乃有非先王之道而命以為先王之道焉者。有先王之道而默不以為先王之道焉者，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

訪求四方，釐而正之。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是乎書。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之謂也。且其一二所與門人言禮樂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第弟子如宰我、子貢，有若既稱以為聖人者，不翅以其德亦為制作之道存故也。段使無孔子，則先王之道亡久矣。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非聖人者。則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矣。夫孔子之德至矣，然使無宰我、子

負有若子思之言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以吾非
聖人而不能知聖人也。夫我以吾所見定其為聖
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之言定其為聖
人，無特操者已。無特操則吾豈敢。雖然古聖人之
道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亡久矣。千歲
之下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
賢於堯舜也已。蓋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
孔子，吾非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故且比諸古作
者以聖人命之耳。

○周禮六德曰智曰聖是歧聖人之德而二之。以為
君子之德，蓋人之性不同，故其智有能通政治之
道者，命之曰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
聖。故其所謂聖亦非若聖人之德焉。唐虞九官乃
有九德，周六官乃有六德，德以性殊，德成而官之。
故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故智者冢
宰之材也，仁者司徒之材也，聖者宗伯之材也，義
者司馬之材也，忠者司寇之材也，和者司空之材
也，冢宰掌邦治以知人為要務，司徒掌邦教職在

親民宗伯掌邦典乃禮樂鬼神之事司馬掌邦政
乃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事非義則何以得其宜
平司寇掌邦刑非愆篤詳悉能盡其心者不能也
司空掌邦事順水土之性和百工之業以此觀之
聖智之分可見已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
左傳臧武仲雨行人譏其非聖人是古來皆稱智
之微妙者以為聖也

○後儒有謂湯武非聖人者是無忌憚之甚者也其
說本於誤解孔子武未盡善孟子性之身之焉殊

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武之德孟子但言堯舜
生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以成其德耳豈優劣
之論乎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七人其所創
作禮樂政教君子學焉故祀諸學傳曰釋奠於先
聖先師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
禴禘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
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吉是學無所祀之神何所
受成何所告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在泮獻功是其

事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是天子大學兼四代之制。合祀四代聖人者，審矣。夫古者祭祖配天，則祖宗與天一矣。是天子與大事，其所受命唯天，與先聖已。故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君子所畏亦唯天與先聖已。是雖異代聖人，尊崇之若其至也。况夏之於禹，商之於湯，周之於文武，皆開國太祖道所自出，天下無貴賤奉其禮樂法制，不敢違之。

而豈議為古之道為爾。故孔子而上莫有優劣，聖人之德者矣。夫聖人亦人之德，以性殊。雖聖人其德豈同乎？而均謂之聖人者，以制作故也。唯制作之迹可見矣。就其可見以命之，而不敢論其德尊之至也。古之道為爾。後儒貴精賤粗之見，為主於內，故不知禮樂謂之道也。亦不知聖人之稱，因制作命之也。徒以其德論之，而不知德以性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也。妄意謂聖人之德，宜一焉。而睹其有殊，則曰：孔子優於堯舜矣。曰：湯武非。

聖人矣。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尋其禍端。亦助於子思孟子已。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而有謂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之德。孔子學先王之道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至聖。不唯生知為聖人。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言之。然子思孔子之孫。而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謫也。故其論道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雖善無位。不能削作禮樂。古之道存。故也。至孟子之時。墨翟鄒衍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各以為道。

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故孟子亦唯以德言。聖而不復及制作。然其意謂古之聖人皆作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難乎為言。於是乎旁引古之賢人德行高者。比諸孔子。以見孔子之盛也。是其以夷惠為聖人。古所無而孟子恥諸其臆。以濟一時之辯。不復顧其有後災者。雖非其罪。亦過也。已夫聖人聰明睿智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其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而為聖人者。唯湯武孔子耳。故古之

善學聖人者必遵聖人之教禮樂以成德子思所
言是已孟子雖言不及禮樂然其所謂人可以為
堯舜者亦唯謂言堯之行堯之行服堯之服而
已矣不必求為聖人也後儒乃不察二子所以言
之意妄意求為聖人於是乎欲詳論聖人之德以
為學者之標準遂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陰陽合
德不偏不倚之說是其操心之銳以聖智自處喜
測其不可測者而以不可學者強之人人其究必
立德之至者以律之則其優劣古聖人之德亦勢
之所必至也其說雖狠於孟子然所附益豈小小
哉要之不學之過也已豈不悲乎

○聖人賢人之名古亦未有所階級之也唯聖人以
命作者而賢人者以材德言之拔乎其萃之名也
夫聖人亦拔乎其萃者也故差而降之賢者亦有
數焉率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易大
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段使後
人措辭必曰聖人故知賢人之稱已至於揚子雲
始曰聖人之道如天賢人之道如地自是之後聖

賢遂為階級之名也至謂孔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之次則亦潛做浮屠如來菩薩神處之稱可謂近戲已

禮三則

○禮者道之名也先王所制作四教六藝是居其一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其物也六藝書數為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專務御亦士所職射雖通乎諸侯其所謂射以禮樂行之非若民射主皮者比焉唯禮樂乃藝之大者君子所務也而樂掌於

周禮大司法教官之房大司徒卿一人云下三十三人府史史十三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

伶官君子以養德耳至於禮則君子以此為顯業是以孔子女以知禮見稱之周問禮於老聃之邦之祀之求唯禮之求子夏所記曾子所問七十子皆斷斷於禮見檀弓諸篇三代君子之務禮可以見已蓋先王知言語之不足以教人也故作禮樂以教之知政刑之不足以安民也故作禮樂以化之禮之為體也蟠於天地極乎細微物為之則曲為之制而道莫不在焉君子學之小人由之學之方習以熟之默而識之至於默而識之則莫有所

不知焉豈言語所能及哉由之則化至於化則不
知不識煩帝之則豈有不善哉是豈政刑所能及
哉夫人言則喻不言則不喻禮樂不言何以勝於
言語之教久也化故也習以熟之雖未喻乎其心
志身體既潛與之化終不喻乎且言而喻人以為
其義止是矣不復思其餘也是其害在使人不思
已禮樂不言不思不喻其或雖思不喻也亦未如
之何矣則旁學它禮學之博彼是之所切磨自然
有以喻焉學之既博故其所喻莫有所遺已且言

之所喻雖詳說之亦唯一端耳禮物也衆義所苞
塞焉雖有巧言亦不能以盡其義者也是其益在
然而識之矣先王之教是其所以為至善也是禮
樂之教雖在然而識之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
焉故孔子有時中舉一隅以語其義義者先王所
以制禮之義戴記所載皆是已祇人之知有至焉
有不至焉故七十子之信先王者不及孔子之信
先王也亦其人之信七十子者不及七十子之信
孔子也故其欲喻人以致於戰國之時義遂離乎禮

而孤行不復就禮言其義觀孟子書可見已自此
其後去古益遠義理之說益盛豈然以亂天下先
王孔子之教蕩乎盡焉悲夫如漢儒以仁義禮智
為性乃本於孟子仁義禮智根於性然孟子豈以
此為性乎仁智德也禮義道也先王率人性以立
道德故孟子謂根於性耳祇其好辯與外人爭口
不擇言取諸臆以言之致其旨遂晦也至於程子
解禮樂專以序和為言是其意以禮樂為粗迹以
其理為精微故以序和言之豈不老莊之遺乎段

使其言之是乎先王之不以序和為教而故作禮
樂是其智不及程子不爾亦喜故難久也且序豈
足盡禮而和盡樂乎可謂鹵莽已朱子釋禮曰天
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其意亦非不識禮為先
王之禮然既以為性則難乎其言故以天理彌縫
之而謂禮雖在彼乎其理具于我則禮庶乎可以
為性云爾亦佛氏事理無礙之說耳此皆不善讀
孟子之失也試觀孟子既曰恭敬之心禮之端也
而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則知其心急於爭內

外不復擇言任口言之故或以恭敬或以辭讓初
無定說焉夫恭敬辭讓之不定以盡禮雖孟子豈
不知之乎祇以行禮之心言之而不度禮之義則
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而不直以為性者豈不
章章乎哉如仁齋先生以仁義禮智為德亦爭性
與德之名耳其實亦不出宋儒之見也故其釋禮
曰尊卑上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其舍先王之禮
而為是言豈勝宋儒而上之乎且其言但以在外
者言之而不與孟子恭敬辭讓之心相應亦自與

其以為德者相盪何況足以盡先王之禮乎嗚呼
先王之思深遠也在千載之上而既知言語之教
不足以盡乎道是故制作禮樂以教久而後之學
者猶且舍其教唯言語是務夫舍其禮而不使學
而欲以己之言盡夫先王之禮多見其不知量已
辟諸舍彼規矩準繩而不用曰汝苟用吾言則雖
舍規矩準繩亦足以為方圓曲直焉豈不奇哉
○書曰天秩有禮是堯舜之制禮奉天道以行之所
以神其教也如三代天子出一政興一事亦皆祀

祖宗配之天而以天與祖宗之命出之以卜筮行
之古之道為爾後儒不識其意而以為天者自然
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之所本自殊
不知以天為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
使禮自然有之則如三代殊其禮其謂之何故其
究不得不以天理為精微以禮為粗迹苟得其精
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之亦可也然則如曰
先王制禮不敢過矣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亦何守
其粗迹若是其嚴也故其究亦不得不外三代之

○嗚呼

禮而別立一定不易之禮矣故程子曰成王賜之
伯禽受之皆非也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
親受之周公而既為非禮則程子所謂禮豈非外
周禮而別有之乎外先王之禮而別立已所
謂禮其僭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

○周禮曰禮以教中是或釋者之言誤入經文者已
然亦古之言也蓋先王立禮以為民極極中也使
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故謂之中焉非
使人求無過不及之理以為禮也書曰惟民無中

惟爾中是所謂中者聖人所獨知而非衆人所及
故立禮以為民極也後世義理之學盛而儒者唯
義理是視不知就禮以求其中徒取中其臆而謂
是可以合禮焉如周子以中正易禮智是也人間
北看為南東家之西西家為東恣以其意言之而
中於是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
禮也慮世之曰趨久也故其以為中者豈必無過
不及之謂乎學者思諸

義八則

○義亦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蓋先王之立禮其為
教亦周矣哉然禮有一定之體而天下之事無窮
故又立義焉傳曰詩書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
則也禮樂相須樂未有離禮孤行者故曰禮義者
人之大端也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禮以守常義以
應變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足以盡之矣故
古者多以禮義對言為是故也人多知禮為先王
之禮而不知義亦為先王之義故其解皆不通矣
蓋義者道之令也千差万別各有所宜故曰義者

直也。先王既以其千差万别者，削以為禮。學者猶傳其所以削之意，是所謂禮之義也。而其以空言傳者，是所謂義也。故禮義皆自古傳之，豈非先王之義乎？韓退之曰：行而直之謂之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副。事之直是皆不知義為先王之義，乃取諸臆以為義也。夫取諸臆以為義，是非義之義所由生也。朱子本於孟子義內之說，然孟子之意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故義有所合於人心耳。豈以義為性乎？其在先王誠亦取諸其心焉耳矣。然先

王之意本為安民故也。且其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故所立以為義者，千差万别，各合其宜，是宜人人所能哉。且不知義以安民為本，徒據宋儒之說，取諸其臆以為義，是後世之說，雖若可觀，而其所以盤於先王之道者，為是故也。又如以裁割決斷為義，亦執先王之義而以此裁割決斷已。苟不知先王之義，則猶空手裁物，安能之乎？人又多以義理並言。如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是亦不知義者之言也。假如日行可

百里而不可二百里是理也必求其二百里是非
理也一日而百里二日而二百里是謂之合理而
已矣未得謂之合義焉循之行百里諸侯朝天子
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
舍見星而行者唯眾人與奔父母之喪者是所謂
禮也去父母之邦遲遲我行宣窮日之力哉是所
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而若禮與義非君子則
不能知之故人之不為非理之事未定以為君子
唯不為非禮與非義然後可以為君子也故以義

理並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人有恒言曰是某詩
之義也是某字之義也是豈有裁割斷制之意哉
亦以古來相傳者命為義已如詩有六義亦豈裁
割斷制之意哉以謂用詩之道古來相傳有此差
別已又如老子所謂道失而後有德德失而後有
仁仁失而後有義義失而後有禮是雖譏聖人之
道乎亦可見古人以古言言之其意以仁義禮為
先王所造為非自然之道故有是言已告子義外
之說亦然若使告子果不知義則孟子必辯之觀

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外。則知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王之義為義也。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為也。達之其所為。則義不可勝用也。是裁割斷制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之心。是故匹夫匹婦自縊於溝瀆以死。是宣義哉。且人之所不為者。宣皆合於義乎。孟子而以此為義。亦妄已。故知孟子之意。必不爾也。古之君子行一事。出一謀。不取諸其臆。而必稽諸古。援先王之禮典。義以斷之。是以古人有

為
所論說。必引詩書者。以斯道也。又如仁齋先生以義為德。其言曰。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是據孟子之言。為是解然。其所謂所當為。所不當為者。吾不知自取諸其臆。歟。將取諸先王之義歟。若自取諸其臆。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者已。若取諸先王之義。則豈可以德乎。其謬可見已。嗚呼。先王之制義。誠亦上無所稽。而獨取諸其心。是其所以為聖人也。後之君子。學成其德者。其或一二取諸其心者。亦何無之。然是又非人人

所能矣。無規矩故也。後儒之教久，乃舍先王之義而
使自取諸臆，豈不謬乎？是無它，不知孟子之言皆有所為，
以言之，而必欲援其言以為解，故也。辟諸醫以藥治病，
病愈後猶服其藥，弗已，惑之甚者也。

○古來莫有以義為德之名者。唯周禮六德有之。蓋以
大司馬之材言之也。大司馬掌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事，
而賞罰黜陟以當平義為實。軍旅田獵皆取當於急遽之際，
故非熟於先王之義，應變不

謬者不能已。然是士君子之本業，凡仕者皆然。故它書
莫有以為德者也。如曰義士也，曰義人也，皆以其所為合
平義，遂贊其人之言也。皆以一事言之，其實非以為德之
名也。

○如曰君臣有義也，主臣言之，蓋君統其全者也。先
王之道在安民，是以非仁人則不能任道矣。故曰為人君，
止於仁，臣亦任先王之道者也。然君統其全，而臣任其分，
各有官守，各有所事，千差万別，非義則不能。故以義為臣
之道也。如教子以義，亦

謂放臣之道也。各有官守，彼不通此，是之謂方。唯義為爾。論語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曰：行義以達其道，謂仕以行其所學先王之義也。

○易大傳曰：何以聚民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論語曰：見利思義，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民營生為務，故以財利為心者，民之業為爾。君子學先王之道，仕以共天職，故以義為其道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亦略舉仕者所務官守之事。言之理財者，冢宰司徒司空之事；正辭者，宗伯

以

之事，禁民為非者，司馬司寇之事也。

○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萬世奉以為道，而其片辭隻言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之府者，不亦然乎？至於詩之為義之府，則人多難其解矣。夫古之詩猶今之詩也，其言主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哉？後儒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皆不得其解者之言已。蓋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苟不知人情，安能通行天下？莫有所窒碍，乎學者能知人情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以詩為義之府者，必併

書言之已是先王之教所以為妙也豈淺智之所
能知乎

○有曰德義之經者德以久言之義以事言之故古
有是言如德之則義之府亦以德義對言

○有曰天之經地之義也贊禮之言也經者謂禮之
大者能持衆義如經緯之經焉義者謂禮之細者
各制其宜焉所以謂之天地者贊辭已

○仁義並稱六經論語莫有是言矣主行之故也七
十子而後以論說道藝為務論說之弗已日見其

趣愈益自喜以言之亦自不覺其流於玩先王之
道也是勢之所必至道之污隆繫焉於是乎以仁
義並言遂至於以命先王之道已然其初去聖人
未遠故其言亦不盪於道如禮運曰義者藝之分
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
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是也夫先王之道雖博乎莫不歸於安民者
是所謂仁也然仁不可以言盡焉故作禮樂以教
之是所謂藝也義亦先王所立詩書所載是也先

禮者曰經禮三百
禮三千其致一也
中庸曰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王之教立禮義以為人之大端故書論語中庸皆以禮義並言而不以仁義並言何則仁者大德也非義之倫也禮義皆道也非德也仁義並言則比其非倫而遺乎禮故古之教不然然至於論說道藝則有時乎以仁義並言如禮運說卦之言焉禮運之所論說者在禮也故以仁義贊禮之德已先王之禮雖繁乎莫不歸於安民者則仁其統也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有義存焉是仁統其全而義分其細故曰藝之分仁之節也集衆義而禮立焉

仁成焉故曰協於藝講於仁講如講若畫一之講說卦之所論說者在易也故亦以贊易之德已陽大而莫不統焉故喻以仁陰小而有所別焉故喻以義陰陽相須不可得而離渾々淪々何往非仁差々別々何往非義是易禮運皆離以仁義並言然未嘗歧仁義以二之其所以不盪於道也又如樂記曰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大傳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鄉飲酒之

義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
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
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
地之仁氣也凡此之類亦雖皆論說道藝之言然
既已歧仁義而二之有以盤乎孔門之舊者也及
其末流聖人之澤將斬儒者之道日卑紛然與百
家爭衡於戰國之際唯咸輔頰者是務不復道先王
之法言自取諸其臆以求勝墨氏尚仁揚氏及刑
名諸家無仁亦無義遂以仁義命諸聖人之道有

以別之而不知遺乎禮如表記所謂厚於仁者薄
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及孟
子以惻隱之心為仁羞惡之心為義是也是其意
以救民為仁誅亂賊為義如日月之代照也如刑
賞之迭用也然後道備而不偏焉其言井然若看
條理焉粲然若可聽焉而自不知其與先王孔子
之道背馳也夫天地有生殺人有善惡故聖人固
好善而惡之刑賞於是乎生然聖人之所以好善
而惡惡賞之刑之者仁而已矣故其立禮義也以

此君子之行禮義也亦以此故仁義並言者非矣
孟子諸家之意亦從夫義有差別而見其有所不
為之意又推諸人心以見惡惡之心之為義遂配
諸仁以命道焉蓋其初以仁義贊乎禮則物尚在
焉其卒直以仁義命諸道則遂失其物學者徒以
仁義之名求道故也亦由其時論說方盛喜言其
精微而義離禮而孤行古言漸廢故耳自此之後
仁義之道遂為千萬世儒者之常言亦不稽諸古
之失也觀彼後世君子若宋諸老先生者其語學

也務言脩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人欲而不知先
王之教唯導其善而惡自消也其語治也務言賞
君子而罰惡人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舉仁者而
不仁者自遠也其論久也務備其長短得失而不
知先王之道唯在用其長而天下無棄才也察其
源亦未必不可自孟子導之則毫釐千里之差豈可
忽乎學者審諸

孝悌一則

○孝悌不待解人所皆知也但古稱至德者三泰伯

之讓文王之恭及孝稱至德要道是也人無貴賤
莫不有父母父母生之膝下如它百行或強壯乃
能行之唯孝自幼可行它百行或非學無能行之
唯孝心誠求之雖不學可能親者身之本身者親
之技故人君必以繼其志述其事為孝之至臣下
必以立身揚名顯其父母為孝之至唯孝可以通
神明唯孝可以感天地是其所以為至德也和順
天下必自孝弟始故先王立宗廟養老之禮以躬
教天下是其所以為要道也孝弟忠信孔門蓋謂

之中庸以其為不甚高入皆可行之事故學先王
之道必由孝弟始辟諸弁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之謂也謂其可
以馴致仁賢之德也雖然後儒喜論說之甚遂以
仁孝一之非也孝自孝仁自仁君子惡舉之以廢
百段使一孝而足矣則江革王祥既為聖人焉故
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雖有孝弟不學未
免為鄉人也是又學者所當知焉雖然周官師氏
既立至德敏德足以盡一切更立孝德以教之可

見雖有它不善苟有孝德則先王所取也先王之
重孝若是夫

忠信三則

○忠者為久謀或代人之事能盡其中心視若己事
懇到詳悉莫不至也或以事君言之或專以聽訟
言之聽訟亦事君居官之事然五刑之屬三不至
為繁細而民之懷詐獄訟之情難得彼此構怨苟
非能體其情則不得其平故周禮六德忠為司寇
之材焉左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

也。可以見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為政事之科。
政事者代君之事故以忠命之。

○信者謂言必有徵也。世多以言無欺詐解之。苟以
言必有徵為心則無欺詐不足道。如信近義言可
復也。是其言雖有徵必欲合先王之義。若言不合
義則雖欲踐其言亦不可得者。其究終至無徵
也。朱子引約信曰。誓而訓信為紉。是不知其解已
。又如民無信不立。謂民信其上。也。慎其號令不敢
欺民則民信之矣。然信之而畏不知信之而懷故

必能為民父母而後民信之至焉它如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及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也皆主
為見信而言之大抵先王之道為安民立之故君
子之道皆主施於人焉苟不見信於人不見信於
民則道將安用之然不見信之本在我君子貴信
者為是故也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亦雖朋友之
夾非若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之比故淺乎言之然
朋友者所以游揚其聲譽達之於上者也故中庸
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是先王

○所以立朋友之道命之為信故也後之君子或嫌
其有所求而為之故止貴其信而不及見信之意
其弊或至於獨立絕物以為高也矯枉之言終非
先王為道不遠人之意學者察諸又如文行忠信
信為言語之科言語之道貴有徵故以信命之如
白言有物是君子之言所以有徵故也如後世諸
儒議論雖美空言無徵豈敢望我子貢言語之
科哉

○忠信連言亦以為久謀與久言者言之如主忠信

亦以此為至也。忠信之人亦謂能此之人也。曰主
忠信。從義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義者先王之
道也。忠信者中庸之德也。外高必自卑。行遠必自
邇。故學先王之道必以忠信為基。如易文言曰：忠
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廣業也。脩辭謂
學詩書也。立其誠謂學禮樂也。詩書者義之府也。
故與從義可以學禮。其意相發。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有忠
信不學未免為鄉人也。祇學先王之道不依中庸

人

之德則基之不立。欲行遠外高亦不可得矣。是孔
門所以貴忠信之意也。孝悌忠信均為中庸之德。
乃舍孝悌獨以忠信言之者。蓋其人未學而能孝
悌是得諸性者也。其或厚於內而薄於外則未
可以施於人。為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多主施
於人者言之。忠信皆施於人者也。且有以它人之
事為己任意。故特以忠信言之者。近於道也。程子
曰：盡己謂之忠。以實謂之信。此觀彼主忠信等之
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平狡故作。

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已故也且盡已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久謀而不聽則多皆舍去不復顧之曰我既盡我之心矣是不知忠字有懇到周悉之意故也以實亦非信字之義矣程子動求諸心故作是解已古止就言語上言之宜必求諸心平仁齋先生曰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為多寡以為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即宋儒之說也亦不知古止以施於人者言之故至於信近於義信賞必

罰之類則別為約信之解可謂曼已仁齋先生又曰忠信皆就接人上言是措辭之求善也忠在事君及為人謀豈特交際乎又曰忠信有朴實不事文飾意是亦觀彼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妄解者也不可從矣至於先儒以忠信如形影者則仁齋先生駁之是矣

恕一則

恕之解見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此八字一見於答仲弓是正文也再見於答子貢是註

入正文也上文曰其恕字傳論語者乃以此八字
解恕字耳故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是也祇恕於文如心為恕故己之
所欲以施於人亦恕也然其事廣大非學者所能
且人心不同所欲或殊故止以己所不欲言之耳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譬諸己心
是恕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乃
未能立之達之則僅不施其所不欲己故曰仁之
方也忠恕連言者忠亦以恕行之為人謀代人之

事者亦近譬諸己心而後能視人之事如己之事
也程子以推己為解無不可者祇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此古來相傳之說何更為解而程子更為解
者乃嫌其止言所不欲而不言所欲其義似窄故
已然絜以推己為說則或至於以小人之腹窺君
子之心者亦有之唯發明白齋整而不能深長思
之宋儒之病皆爾仁齋先生曰有寬宥之意又有
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之心而不以刻薄待之乃
引書札中恕宥恕察等文然其義皆盡於己所不

敬勿施於人八字之中。且所謂寬宥不刻薄者。先王之道。為安民設。而畏之成之輔之養之之意。莫往不在。則不唯恕字為然。已乃懲於宋儒刻薄之弊。故有是說耳。又不知論語多注入正文者。故於曰其恕乎。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疑其意重複也。至於引子貢所謂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自不知。雖宋儒之誤也。大氏忠信僅足為學問之基。而忠恕乃為依於仁之方。故古人言忠恕者。大於忠信。學者思諸。

誠一則

○誠者謂發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纔欲誠則涉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故先王孔子之教。有忠信而無誠。以其不可以為教也。其見傳記者。曲禮曰。禱祠祭。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神也。故禱祠祭。貴誠。然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由禮行之。自然誠至。故云爾。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撻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

於伯高是伯高既死死者無知故孔子惡不誠又
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是謂凡有發我中心所欲為者則為之
而無復顧慮是誠也信謂不疑也凡心有所不安
者則不為是信也皆死者之道也郊特牲曰用
犢貴誠也是祭典與天子適諸侯膳皆用犢犢無
知者也天之德誠故用之尊天子比於天故亦用
之僅此類已及於老氏之徒謂先王之道為偽而

待

子思作中庸言誠者始盛焉然其意謂誠者天地
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性之德也聖人之德也天地
鬼神皆無思慮勉強之心者也故以誠為其德雖
匹夫匹婦之愚不肖其所得於性者皆不思而知
不勉而能故曰性之德也性者人之所得乎天故
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於道皆不思而得不勉
而中故以至誠稱之誠之者謂學先王之道久與
之化習慣如天性則其初所不知不能者今皆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是出於學習之力故曰誠之者

人之道也。道在外，性在我。習慣若天性，道與性合而為一。故曰：合內外之道也。故其大要在學，以成德。成德則能誠，是中庸言誠之大畧也。大學誠意亦爾。謂物格則知至，而自然意識也。其用功全在格物而知至以下，皆其效已。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亦謂學禮樂以成德已。宋儒昧乎古言，加以好尚之偏，故其解二書皆失文義。或以誠為實理，為實心，為真實無妄。種種之解，益精益求精，皆不得於辭之失也。如仁齋先生以誠意與誠身，爭其優劣。

于

殊不知身者我也。凡身心相對出，佛書如吾聖人之教，凡謂身者皆對道。藝言之道，藝雖在外，習之熟則成德於我，是謂誠身。德成則知自至，知至則其好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用功全在習道。藝以熟之。大學中庸豈有異義哉。如誠於中見於外，學者難其解者，緣孟子性善所錮已。中庸所謂生知安行者，何唯聖人哉。匹夫匹婦皆有所生知安行，如饑而食渴而飲，皆不思而得，不勉而能，亦生知安行也。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矣。是誠本非。

先王所以為教者子思為欲闢老氏故始發其義
豈必執以為義德哉又如仁齋先生以無字無偽
爭其優劣亦不知朱子意謂無虛妄已其所謂春
當溫而反寒夏當熱而反冷夏霜久雷桃李華五
星逆行日月失度之類豈可為虛妄乎東坡所謂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謂其不容人偽已非謂
天不偽也嗚呼天豈可以偽不偽言乎是其於今
言猶未知之况於古言乎

恭敬莊慎獨六則

○恭者德之名也謂不自高也倨之反也宋儒乃有
恭主容貌主心之說者非矣凡見於貌者本於心
未有心無恭敬而能貌恭敬者矣故恭敬皆在心
皆見於貌恭敬之分恭主已敬必有所敬為異耳
故敬曰敬之恭不曰恭之堯之允恭舜之恭之皆
謂不自高不自聖不敢輕視人也如堯知縣之方
命杞族曰矣曰試可乃已則用之欲作禮樂則登
庸舜是恭也如舜之好問好察適言是恭也如孔
子孺子產曰其行也也恭事上也敬恭敬之分可

以見己。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亦以不輕視其君為恭，以敬其事為敬。孟子交際，何心也？曰：恭也。曰：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亦不輕視人也。孟子插柳下惠，不恭也。惠意謂：天下無有道之君，故曰焉往而不三黜。其視鄉人如螟蠃與螟蛉，故曰爾焉能浼我哉。是皆輕視人之甚，故謂之不恭。恭字之義，可以見已。

○敬者，謂有所尊崇而不敢忽也。如敬天、敬鬼神、敬君、敬上、敬父母、敬兄弟、敬賓客，皆以有所敬言之。仁齋先生駁宋儒持敬者，是與祇歷觀六經，其言敬者，居多矣。如祇肅齋莊寅、恭欽畏，其言雖殊，皆敬也。究其所以然之故，蓋先王之道，以敬天為本。奉天道以行之，人之奉先王之道，將以供天職也。人唯以天為本，以父母為本，先王之道，祭祀祖考，配諸天，是合天與父母而一之，是謂一本。君者先王之嗣也，代天者也，故敬之。民者天之所以命我使治之

者也故敬之身者親之枝也故敬之是先王之道所以敬天為本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之心毋不敬故經傳言恭敬亦有不言所敬者焉如居處恭居敬而行簡脩己以敬是也居云居處云者如居仁之居亦謂居身於敬也宋儒之學主理貴知故其見六經言敬居多而不得其說則歸諸心持敬之說所以生也蓋主理貴知不信鬼神不敬天以為天理也鬼神陰陽之靈也理在我苟能盡理則天在我矣是其心既傲然不恭矣以

此而求敬之說所以不得其解也故徒持其心不使出入命以曰敬支持其心者亦心也以心持心兩者交戰弗已其是浮屠之下焉者猶且所不為也故徒欲持敬者未有能成者矣朱子晚悟其非乃曰有所畏而然然未悟其主理貴知之非則雖悟猶不悟豈不哀哉仁齋先生負英邁之資抱特見之智然其不知古文辭也是以不能讀六經則不知敬天敬鬼神先王之道以此為本故能知朱子持敬之非而不自知其猶未離宋儒之域也猶且

傲然自高獨任其臆而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
是其論敬而曰徒謂敬民事者所以有所不通也
豈不惜乎學者察諸

○按經傳所言有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者此主宗廟朝廷
之上行大禮言之至於居不容申申天大則有不
必然者焉宋儒不知一張一弛之道專務矜持至
於有不近於人情焉亦不知敬之本於敬天而
徒持其敬故耳夫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詩書禮樂

者

意

莫不皆然故學者苟識是心則學習之久自有不
期然而然者何必持為若或以念念敬天言之則
亦與持敬何擇也

○慎獨者謂務成德於己也大氏先王之道在外其
禮與義皆多以施於人者言之學者視以為道藝
而不務成德於己者衆矣故又有慎獨之言其見
於傳者唯大學中庸禮器有之獨者對久之名慎
者留心之謂也言道雖在外然當留心於在者
而務成我之德是慎獨之義也本非敬之謂矣又

我

非有未發已發之說矣宋儒之不知學聖人之道而直欲學聖人也觀夫至誠無息而急欲學之迹立未發已發之目以欲其無間斷故有戒懼慎獨之說又其專求諸心也故以獨為人不知而我獨知者而急欲就一念之微以施其力是皆杜撰妄說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其意蓋以動容周旋中禮者為聖人是豈足以為聖人哉段使其果為聖人然其動容周旋所以中禮者亦習以成德則有不期然而然者已豈容直就心施其工哉夫先王

之教如化工生物習慣如天性豈容力哉宋儒之教如工人作器夫玉石土木可攻以為器心豈玉石土木之倫哉故先王之教唯有禮以制心耳外此而言作豈不杜撰乎是其未發已發戒懼慎獨之說自以為動靜不遺精密之至而終莫有導其教以造聖人之域者可以知已

○諸書又有恭敬連言者亦其義相關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為本故不敢自高是恭敬所以連言故也蓋堯舜之所以不敢輕視其下者為天意不可知

故也。天或誘其衷，則黜四嶽，何必昔日之黜四嶽哉？芻蕘之言，豈必出我下哉？孔子之不輕棄天下，亦天意之不可知也。故聖人之恭，敬天之至也。

○莊專主容，以臨下言之。上天照臨，日月星辰森如為人，上者法之，是莊也。

謙讓遜不伐一則

○謙與恭相似，但恭不敢高，也有卑意，謙不敢當也。有退意，如陳子禽曰：「為恭也，則謙也。」讓，爭之反，推以與人也。辭讓相似，辭者不受耳，遜不爭也。有

子

柔順意多，以出言言之，其言柔順，不與物忤也。如遜位揖遜，則讓也。不伐者，有功而不伐其功也。皆盛德之事也。君子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和順積乎中，而其英華發乎外者如此。夫不伐者，禹之德也。讓者，堯舜泰伯之德也。禹之功賴一己世而不伐，大矣哉。堯讓舜，舜讓禹，正德之道於是乎成。而萬古帝王之道立焉。大矣哉。泰伯讓而文武之澤被一代之大矣哉。是皆非以一己之節也。非聖人其孰能之乎？自孟子好辯歸重於舜禹之受而堯舜之

讓不明兵悲哉

勇武剛強毅五則

○勇亦聖人之大德也。謂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蓋聖人之德舉其大者。仁智盡之矣。而又舉勇以參之者。以君子不可無武備也。故於經在商書贊湯之德。始有勇智之稱。可以見已。周官有大司馬六卿有事而出。皆為將軍。藏兵於農。文射禮樂。男子生懸弧。三代君子皆帶劍。詩曰文武吉甫。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傳曰祀與戎為邦大事。豈不然

乎。然君子者為將者也。其勇豈武夫兵卒之比哉。是其所以養勇成其德者。必於仁必於禮義。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子路問上勇則答以上義。又曰勇而無禮則亂。晉選將趙衰以敦詩書見。選傳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古之道為爾。及於子思作中庸。以知仁勇為三達德。專用之於學問之道。是或一道也。戰國而後文武殊其術。

秦漢而後文武殊其官唐宋而後又殊其政故今
學者習以為常謂武非逢掖之事而古意隱矣遂
執子思之言而言謂儒者之勇專用之於學問是
執一而廢百者也學者察諸

○武以戡亂言之戡亂不常有故多言勇而不言武
○強勇相似強弱之反勇怯之反強弱意廣而勇怯
義窄故子路問強者勇也大象曰君子以自強不
息強者勉強也上聲為是陸氏以為平聲者蓋古
來以乾為聖人之德而其意謂聖人無所勉強故

也嗚呼聖人亦人耳豈無所勉強哉亦不知聖人
已曰自強平聲不成言也

○剛柔之反與強勇殊義辟如木與金木柔而金剛
至於水則至柔而物莫能與之爭是強也非剛也剛
強之分可以見已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
質孔子既以剛勇為六言之二其為二德者審矣
可謂告已蓋其為人果敢烈烈不可干之是剛也
如子房之勇豈然乎是可以知剛勇之辨也如易
剛柔以詔卦爻之德而易之道尚玩其象玩象以

來之所包甚廣。故其所謂剛柔，不與它書同。宋儒混而一之，故有是失。已學者察諸。

○毅亦剛之類，以其力有所堪言之。

清廉不欲一則。

○清者謂不為惡所污也。如伯夷、陳文子，可以見已不欲者寡欲也。謂不污財利也。廉者，廉隅之義。故謂取舍分辯，截然也。後世遂以不污財利為廉，後世之廉，即古之不欲也。學者察諸。

節儉二則。

○節者禮義之節也。禮義皆有所限，而不可踰越者，是之謂節。節之云者，守其限而不敢踰越也。大節者，乃謂禮義之大限也。皆道之目也。自有大上達，節其次守節之言，而後世遂有節士、節婦之稱，以命其人之德已。

○儉者節用也。如溫良恭儉讓，宋儒誤以為聖人之威儀，遂謂儉不止節用者，非矣。蓋儉者仁人之道也。王者之大德也。堯舜茅茨不剪，土階三尺，禹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豈不然乎。孟子所謂仁民而

愛物蓋古言也。謂愛惜物也。因孟子又有愛牛之說。而宋儒誤以為慈愛之愛者非也。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皆不暴天物之義也。若徒以慈愛言之。則孰若浮屠之戒殺乎。孟子所以惻隱言之者。欲以誘齊王。其好辯之失率如是耳。如禮典其奢寧儉。亦謂節用也。觀於今純也儉。可以見己。又曰富而好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思曰。有其禮

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蓋禮必備。物貪則不可備矣。雖不貪。然節其用而不必盈。禮是儉也。必欲備物而後其用。是奢也。後儒不知本諸古言。徒謂儉者不及之。謂而欲就禮。爭過不及。其論遂致弗通。學者察諸

公正直三則

○公者私之反。衆所同共。謂之公。己所獨專。謂之私。君子之道。有與衆共。專者有獨專。專者書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黨無偏。大學曰。平天

書周官曰。以公滅私。其允懷。荀子書多言公私。

下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公則諒是均平皆公也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所以全其私也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孟子曰我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八議有議親皆私也是公私各有其所雖君子豈無私哉祇治天下國家貴公者為人上之道也故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謂聖人之法天道也及於宋儒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立說則求之太深幾乎無思焉仁齋先生譏之者是與然遂

至欲併論語公字刪之則亦懲羹吹冰之類已學者察諸

○正者邪之反循先王之道是謂正不循先王之道是謂邪如邪謀邪說可以見已辟諸規矩準繩所以為正之器也循規則圓者正循矩則方者正循準繩則平直者正先王之道規矩準繩也故循先王之道而後為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以大夫之實非禮也禮運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詩

曰其儀不忒正是正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皆以禮言之後世理學興尊
舍先王之禮而以理言之以理言之者取其臆已
取其臆為正是人自為正可謂妄矣易有中正其
義不與它書同宋儒蓋混之是其所以失也又如
大學正心亦謂心一於禮為正其書本說養老禮
之義方其行禮時先有念憶恐懼好樂憂患之事
則心不得二於禮故曰心不得其正養老飲食之
禮故曰食不得其味宋儒不知以禮解之誤矣仲

虺之誥曰以禮制心古之道為爾仁齋先生遂以
大學正心為佛老之歸皆不知古言故也

○直者曲之反其於德謂伸己之義不曲從久也直
道者謂不在其道也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者謂無所低昂於道也仁齋先生喜言直字乃以
不偽為直傳人之陋也蓋誤解久為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已是葉公以訐為直故孔子以隱言
之如史魚之直豈無隱之義哉舉直錯諸枉是以
積材之道為喻材木以直為良以枉為不良故直

以喻善人在以喻不善人不爾臯陶伊尹之德豈
史魚之倫哉孟子在尺直學本諒出處之義耳仁
人君子道大德宏者其所行乃有似在似汚者如
孔子獵較見陽貨欲適佛肸公山不狃皆然後儒
狹中小量固執孟子之言推諸一切非矣大直
雖美德亦一德也如伯玉卷而懷之其不必直者
可知矣故君子惡舉一而廢百

中庸和衷七則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或以為道之名或以為德

之名或以為性之名如舜用其中於民湯建中於
民是道之名也其解見君陳曰惟民無中惟爾中
蓋天下之理以無過不及為其至故人無賢知無
愚不肖惟中是求自生民以來為然然人殊其性
所見以性殊人殊其居所見以居殊而中不定焉
天下之所以亂也於是先王建中以為極使天下
之民皆由之以行焉故極或訓中是中者聖人
之所獨知而非衆人所能知也凡先王之所建禮
樂德義百爾制度是皆中也是皆極也然先王之

所以為中者亦非以己所見故建夫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精微之理以強天下之民使從我所好也
亦非建斯極而使學者由是以求夫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精微之理也唯其以安天下為心故建中
中以為極使天下之人皆由之以行然後天下可
得而統一不亂耳故先王之所建莫非不甚高而
人可皆勉強行之者焉賢知者俯而就之愚不肖
者企而及之是所謂中也辟如建都建諸東則西
諸侯弗之便建諸西則東諸侯弗之便唯建諸中

其而後天下諸侯道路均矣道路雖均其豈能一
一均哉雖不一一均矣然亦不甚相遠而人可皆
勉強以至焉故先王之道雖不遠久而不可以不
勉強者中之謂也祇先王之知大仁至而其思之
深遠不唯圖安於今亦必養之成之以俾永安之
弗傾也其所為道乃復有若迂遠而不近乎人情
豈眇乎不易識焉者是聖人之所以為不可窺測
也後世儒者其智也小其思也淺而其操志也銳
是以不能務遵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成治於民

顧求以言語盡之其如程朱二先生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以極乎精微之至仁齋先生唯取易行者
為中而有所擇乎先王之道者皆坐是病故也

○如曰中庸中和皆德之名也中庸者謂不甚高而
可常行者如孝弟忠信是也孔子時禮樂不興而
民鮮有中庸之德故孔門之學以中庸為要辭諸
行遠必自邇升高必自卑所謂高明精微廣大者
皆自中庸遵之故子思曰道中庸雖有中庸之德
苟不學道則不足以為君子故孔子以民言之又

有小人之中庸及擇中庸之文戰國時又有其材
不及中庸之言世俗流傳雖非其本義亦可以見
古言已如庸字樂德亦有祇庸用之神祇者為祇
用之民者為庸書所謂祇祇庸庸亦然民功曰庸
豈不易之義哉宋儒昧乎辨務為精微之解亦以
命聖人之道誤矣

○中和者禮樂之德也周禮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和
者和順之謂也先王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
肖企而及之是中也其制樂八音也聲相和而相

濟猶也味之和以養人之德以感石天地之和氣亦率人情所悅而和順以導之以俾天下之人和順道德以成其俗是和也周禮又有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是樂復兼有中和蓋八音五聲相和相濟則自然無過不及之病也如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亦中和相因專所謂中者性之德也人之稟質本非若禽獸之偏雖知愚賢不肖之有異皆有相生相長相輔相養之心運養營為之才而隨其所習能移化之猶如

在中者之可以左可以右可以前可以後故謂之中焉如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也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謂方其生之初惘然無知之時既有是德而以見人之性所以能與先王之道相應故已非謂其不偏不倚不與聖人殊也謂之天下之大本者乃謂聖人之建道乃率人有是性而立之天下万事莫不本焉已發皆中節者謂禮樂之教以養人之德故能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以見先王之道與人性相和順不悖已故曰和者天下

之達道也。而率性謂之道，意非謂喜怒哀樂中節為和也。宋儒昧乎古言，又不知古之道，故其解皆謬矣。學者察諸。

○如周禮六德之和者，德之名也。言人學以成德，有此六德之別也。如柳下惠之和，亦同。皆謂其與物相和順而不忤違也。以為司空之材者，司空掌水土百行之事，百行皆順。金木皮革百物之性，以作其器，故非與順相入，不能和。物性則不能掌其事也。○如曰允執中者，謂行天子事也。古以執中為人

工工

其

君之道，故亦稱行天子之事為執中。不爾，堯曰舜典文意皆不愜矣。

○如曰中養不中者，稱美質為中，蓋世俗之言也。

○曰時中者，謂以時進退求合禮義之宜也。與時措之時同意。去聲。非中和中庸之中也。

○衷者正也。書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立君師，養正其民，民順其教，則不失恒心也。降者如禮運降於祖廟，降於山川，降於丘祀。內則后降德於眾兆民之降，稱君師。

宣

之達道也。即率性謂之道意。非謂喜怒哀樂中節為和也。宋儒昧乎古言。又不知古之道。故其解皆誤矣。學者察諸。

○如周禮六德之和者。德之名也。言人學以成德。有此六德之別也。如柳下惠之和。亦同。皆謂其與物相和順而不忤違也。以為司空之材者。司空掌水土百行之事。百行皆順。金木皮革百物之性。以作其器。故非與順相入。能和物性。則不能掌其事也。○如曰允執中也。中者。謂行天子事也。古以執中為人

五五

其

君之道。故亦稱行天子之事。為執中。不爾。堯曰舜典。文意皆不協矣。

○如曰中養不中者。稱美質為中。蓋世俗之言也。

○曰時中者。謂以時進退求合禮義之宜也。與時措之時。同意。去聲。非中庸之中也。

○衷者正也。書曰天降衷於下民。立之君立之師。若有恒性。言天立君師。以使表正其民。民順其教。則不失恒心也。降者如禮運降於宗廟。降於山川。降於土祀。內則后降德於家。寧之降。稱君師之表正。

宣

不兆民

中庸
卷之六
下

之表正其民而歸之天者。始天叙天秩之天。奉天道以
行之。古之道為爾。它如天誘其衷。與天奪之魄。相反
其人忽悟為善。敬以為為。殆天意歟。故言天引之正也。折
衷於孔子。亦取正於孔子也。謂以孔子之言為正也。

善言三則

○善者惡之反。泛言之者也。其解見孟子曰。所欲謂
之善。雖非先王之道。凡可以利人救民者。皆謂之

善。是衆人之所欲。故也。先王之道。善之至者也。天
下莫尚焉。故至善者。贊先王之道之辭也。又有以
久言高者。如曰。惟善以為寶。曰。善則得之。不善則
失之。曰。舉善教不能。皆指善人言之。雖非聖人。然
能立法定制。可以治國安民者。皆得稱善人焉。
○有對美而言者。美。而其有光輝。而可觀言之善。以
其當義。合皆言之。如畫美。畫善是也。皆以樂言之。
舊說謬矣。如先王之道。斯為美。及孟子善信美大
聖神皆可以觀其字義已。

其民而歸之天者如天叙天秩之天奉天道以行
之古之道為爾它如天誘之衷與天奪其魄相反
其人忽悟為善驚以為殆天意歟故言天引之正
也折衷於孔子亦取正於孔子也謂以孔子之言
為正也後儒以衷為中傳會以性理之說可謂忘
矣

善良三則

○善者惡之反泛言之者也其解見孟子曰可欲謂
之善雖非先王之道凡可以利人救民者皆謂之

善是衆人之所欲故也先王之道善之至者也天
下莫尚焉故至善者贊先王之道之辭也又有以
久言焉者如曰惟善以為寶曰善則得之不善則
失之曰舉善教不能皆指善人言之雖非聖人然
能立法定制可以治國安民者皆得稱善人焉
○有對義而言者美而其有光輝而可觀言之善以
其當義合宜言之如畫美畫善是也皆以樂言之
舊說謬矣如先王之道斯為美及孟子善信美大
聖神皆可以觀其字義已

○良者謂無瑕疵也以其材言之如良相良醫良材
良馬三良器之精良可以見已朱子解易直也是
見有易直慈良之字矣為之解已果使良為易直
則古人何言易直慈良哉又如良知良能者謂人
隨其材質各有自然知能也非指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而言之孟子既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以明先王之道率人性立之而又言此以明
不意四端人各隨其材質所近自然有所知能耳
皆所以證道之不遠久也王氏不知之乃立致良

知工夫專求諸己者謬矣



